

眞 實 傳 奇

# 鐵金剛試粉紅陣

鄭 修 元

## 一次「○○○七」式的經歷

編者按：本文摘自抗日名將國民大會代表鄭修元將軍所著「誠盛文存」第一輯，「誠盛文存」第一輯定價新台幣陸拾元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一九三二年，中華民國廿一年四月，戴笠先生奉命主持情報工作以前，國內尚無有關情報工作之學校或訓練班的創設。因此在戴先生受命之後，所需工作人員，必須大量招訓備用，以應工作上之需求，自民國廿一年開始以迄卅四年抗戰勝利時為止，在那短短的十三年中，經過戴笠先生主持考選訓練過的幹部工作同志，包括中美合作之幹部訓練在內，我個人約略估計不下兩萬餘人之多。在訓練方面而言，有屬於「集體訓練」、「個別訓練」、「機會訓練」、「工作訓練」等多種方式。「個別訓練」是為了一項特定任務，選調適宜于此一任務之工作同志一人（必要時為二人或三人），在一個秘密場所，授以在此一特定任務上所必需之單獨訓練。「機會訓練」，則隨時隨地均可舉行，總理紀念週或週年紀念大會等類集會均屬之，有時提出某一同志在某一任務中所表現之成敗得失，舉例提示大家，知所借鏡。至于「工作訓練」，則係戴先生本人常常以一項臨時工作任務，派遣一位工作人員，面授機宜，令其盡力完成此項任務，而于事後檢討其得失，親自講評，有功便獎，失敗則教。這一種「

工作訓練」能給予受訓者以終身難忘的深刻印象，更可于爾後執行任務時多所獲益。

我隨侍戴先生的十三年中，祇擔任過訓練班的教課，未曾參加過集體方式的訓練班受訓；不過却受過戴先生不知若干次的「機會訓練」和「工作訓練」。

在這裏我要憶述的是一件屬於「工作訓練」的極富戲劇性的故事。這一故事的詳細經歷，我從來未向人談過，我的兩個女兒常要我講述過去的工作情形，我也沒有提到過。

### 五百大洋特殊任務

我是民國廿四年八月間由滬特區奉調至南京，隨侍戴笠先生工作的。翌年暮春，正是江南三月鶯飛草長風光旖旎的季節，我奉命隨侍戴先生由京赴滬，下榻于北四川路的新亞大酒店。在當時上海的大旅館，除了高達廿六層矗立于跑馬廳畔的國際大飯店外，新亞大酒店可以算是新開設的旅店中首屈一指的；地點幽靜，設備豪華，稅居的旅客，泰半為外籍人士或國內的仕商名流。戴先生關室三樓的三〇六室，我和一位王姓警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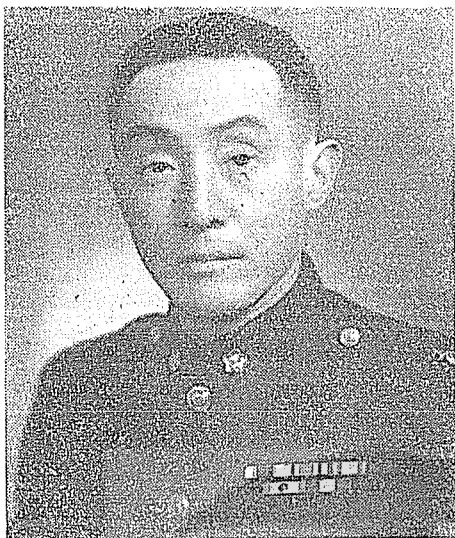
同志，則住在同一層樓的三〇九室。大約五六天後的一個傍晚，戴先生叫我進入他的房間，交給我一張上海市中國銀行五百元的即期支票，並要我坐下來接受他一項工作指示：

「這五百元是給你作一項臨時任務的活動費用。這個工作對象，是在百樂門舞廳的一個名叫『雅萍』的紅舞女，經過我們上海區一個外勤同志半年來的偵查，判斷她可能是上海日本特務機關所利用的間諜。我們的那個外勤同志，在和她交往中，發現她臥室裏一個五斗櫥右邊抽屜中，貯藏著一些好像很重要而祕密的物件，內中有一個牛皮紙的封套，裏面有相當厚的文件，在封套的背面上下封口處，塗有紅色火漆。最近兩人因故已中止往還。現在我要到杭州去，今晚夜車由王同志隨我前往，你可仍留上海。我去杭州大約十天左右再回上海，在這十天裏，你可偽裝由江西來上海旅遊的商場小開，去百樂門結識此一舞女，從事偵查。最好能將那一個可能貯有重要文件的牛皮紙中式信封，竊取到手，以明究竟。」我聽完指示之後，稍為思考了一下，即向戴先生陳述：

「我參加工作迄今，雖將屆三年時光，也曾  
在上海居留過一年多，但至今還沒有學過跳舞，  
而且平日衣着樸素，對應酬又無甚經驗；追隨戴  
先生後，一直擔任內勤而毫無外勤經驗，況祇有  
短短的十天時間，恐怕不容易完成任務，是否可  
以另派一位幹練的外勤同志擔任？」

戴先生聽完我的陳述之後，又復剴切地指示  
說：

「你所願慮的，都沒有什麼關係。關於衣着  
方面，你可在我給你的活動費中，去永安公司服  
裝部選購兩三套合式的西裝；不會跳舞，可即到  
法租界霞飛路底一家德國人開的舞院，去先學一  
點容易的舞步，以期速成。至于你說的沒有外勤  
工作經驗，你參加本處工作，將近三年，在我身  
邊的時間，也不算太短，平日耳濡目染，對於偵  
查工作，一定不會完全一竅不通的，何況將來總



本文作者鄭修元將軍抗戰勝利後在南京  
留影。

有一天要派你去擔負指揮外勤工作的責任，也需  
要多多歷練一下才好。」

在上命難違及好奇與好勝的兩種心情下，我  
終於接受了戴先生給我的這項任務。

### 治裝習舞赴百樂門

在我送走了戴先生以後，馬上跑到霞飛路底，  
找到了那家德國人開的舞院。主持的是一對年  
齡約三十上下的德籍伉儷，先生英俊魁梧，太太  
年輕貌美，他倆都會講上海話，幾句交談以後，  
我便成爲那位美麗女教師的門生了。我前此雖未  
學過跳舞，但因平日愛好音樂，也約略懂得節拍  
；又因爲膺此特殊使命，求功心切，所以學起來  
也特別起勁。經過兩天（每天去三次，每次一小  
時）的惡補，居然也勉強做到了可以迤邐舉步。  
西裝革履，那更不成問題，四大公司萬物俱備，  
只要袋中麥克麥克，咄嗟之間，可以購辦齊全。

到第三天的晚間九點過後，我雇了一部祥生  
汽車，直放靜安寺路愚園路口的百樂門舞廳。那  
時上海舞廳很多，並且分成上中下四等。第一等  
的只有百樂門、麗都、仙樂斯、大都會四家，它  
的價格是每一塊錢買三張舞券，跳一個音樂便算  
一次；坐椅子，是每個鐘點五元。第二等的是每  
元五跳，大滬、大華、大新、都城、揚子、米高  
梅、偉達、安樂宮、遠東等舞廳屬之。等而下之  
的，便是中央、高峯等一元七跳的場所。還有一  
家設在慕爾鳴路的小舞場，沒有樂隊設備，樓上  
樓下共用一架留聲機，每元十五跳，真可算是大  
衆化的娛樂場所了。

百樂門雖然是四家第一流的舞廳之一，却有  
它的很多特點；第一個特點是所有大小舞廳的舞  
池都是打臘地板，唯有百樂門却造的是彈簧地板  
。第二個特點是另在舞池前方樓上，設有一個圓  
形的玻璃舞池，同時也設有座位，燈光較爲暗淡  
，極適合情侶們的依偎密談；高興跳一下，便就

近在樓上舞池內婆娑起舞，不必勞步上下。第三  
個特點是所有舞女，幾乎個個都年輕貌美，色藝  
差一點的，不易爲該舞廳收容。十里洋場中的名  
女人交際花之流，很多出自該舞廳，現在還有好  
幾位，寄居港臺兩地哩。

當我驅車前往「百樂門」之先，很刻意的把  
自己修飾了一下，穿上由「永安公司」買來的西  
裝，換上「拔佳」的新皮鞋、襯衫、領帶、袖扣  
、手帕，色色都是新的。由於戴先生曾告訴我「  
這個舞女既能吃酒，也愛吸煙，派頭一絡，且極  
健談」。我本不吸煙，也特爲買來一隻浪琴牌帶  
打火機的金色煙盒，以備不時之需。

還有一件較爲重要的事情必須事前妥爲準備  
的，就是我的偽裝身份和我所用的化名。在身份  
方面，我決定說「我是江西永修籍，現年廿八歲  
，尚未婚配，家中相當富有，我父親在南昌洗馬  
池開有一家銀樓和一家綢緞百貨公司，此次奉父  
命來滬旅遊，順便看看上海方面有無可以投資經  
營的生意可做。」對於化名，我倒着實費了一番  
腦筋；最後想到戴先生平日所用化名，多半有三  
點水旁的，例如「江」、「漢」、「澤」、「淼  
」等字，我靈機一動，便決定以「張若水」三字  
作爲我的化名。

車抵「百樂門」門前，一看腕錶，正指向九  
點廿五分。上海高級舞廳晚舞九時開始，而最熱  
鬧的時間，却遲在十點左右。在此時間，有的正  
看完最晚的一場電影，有的來自麻將桌邊，有的  
在長三堂子打完茶圍或吃過花酒以後再至舞廳取  
樂。當我進入舞場時，客人寥寥無幾；我爲了能  
比較容易觀察環境和易于發現我的標的，乃選擇  
一個靠近舞池的座位坐下來。當大班前來問我要  
否招一位小姐坐檯時，我便問是否有位叫「雅萍  
」的小姐？他說有，不過還沒來。他並且告訴我  
，雅萍很紅，每晚都有客人陪她進場，來的時間  
也比較晚點。我說：

「沒有關係，我可以耐心等待。請你在她進場時，先指點給我看看，不必馬上招她坐檯。」

大班點點頭笑着走開了。

### 婷婷嬈嬈雅萍來了

音樂響起，看見舞池裏一對對的男女，大多數都是舞步熟練，姿勢美觀的。陡然間，在我內心深處泛起一陣惶慮，深恐等到雅萍來後，我這僅僅惡補兩天的鴉鴉舞，怎能和她配對下池？尤其使我耽心的一件事，是不知道她的身材高矮如何？像我這樣身高纔一五八·四公分的江西老表，若果對方高過我六、七公分甚至九、十分公分的話，那多難看哪？這一種思緒掠過腦際不久，我冷靜地思考一下，覺得我既已向戴先生接領下這項任務，惟有竭盡一切可能來妥善應付，太多的顧慮是沒有用的；萬一等下見到這位小姐果然身材過高時，我可以學舞不久舞步太生為理由，多陪她坐檯清談，少下舞池蹣跚學步，不也可以敷衍過去嗎？

正當我思緒紛雜的時光，忽然聽見有人喊着「雅萍來了！」我的精神驟然為之一振，定睛看去，在距離舞池不遠的地方，一位身材苗條，衣着入時，儀態丰姿都很美的年輕小姐，向着音樂臺右邊的化粧室走去。當她已走出我的視線以外，那位原先跟我交談過的大班，走來告訴我：「剛才走過音樂臺邊進入化粧室的，便是『雅萍』小姐，她有客人帶她進場，若是你先生要她坐檯的話，等一下我就叫她過來。」

我很滿意地點了點頭。大約過了十多分鐘，我在舞池中發現了這位紅牌小姐。那年頭的海上海舞廳，尤其是位居第一流的「百樂門」，絕不像現在台灣的舞場，常常用黑燈舞來給予客人方便。在接連兩次舞曲的時間裏，及那相當明亮的彩色燈光之下，使我能够

相當清晰地看見雅萍的面貌和衣飾。首先我打量一下她的高度，似乎比我高出一點，但至多不會超過五六公分；假若她脫却高跟鞋改穿綉花鞋和我跳舞的話，我們的高度可能正好相等。繼之我端詳她的面貌，兩道修飾得濃淡合度的秀眉，一對剪水雙瞳，一個挺直端麗的鼻樑，加上她的櫻桃小口，很勻稱的分列在她瓜子型的臉蛋上，確是非常秀麗。白哲的皮膚，更增加了她的嫵媚。這晚她穿的是一件剪裁合式，曲線畢顯的深綠色的旗袍，更增加她的高貴氣質，使她看起來不同凡俗。

再過了一刻鐘左右的時間，她隨着大班來我處坐檯，她坐下來以後，微笑着問我：

「您先生貴姓？我們好像是初次見面吧？您怎麼會指名叫我坐檯子呢？」

「做姓張，我們的確是初次見面，」我回答，「至于我為什麼會專程找妳的，說來妳也許不會相信，昨晚一位同鄉請我在陶樂春晚餐，偶然聽見隔壁房間內兩個客人對話，說百樂門有位叫『雅萍』的小姐，非常漂亮。我聽在心裏，牢牢地記住『百樂門』和『雅萍』這幾個字。我初到上海，又剛好正在學跳舞，爲了要看看這位美麗的雅萍小姐，所以今晚特別專誠前來看妳，妳相信嗎？」

她聽完了我這自編自演的一套謊話，好像聽進去了，又好像不太相信的神氣，啓齒一笑，繼之好像要大笑出聲的樣子。不過，她馬上自覺有點失態而委婉地說了幾句客氣話。

這時樂隊在奏着一曲勃露斯，我也顧不得是否會出洋相，就硬著頭皮，請她下池共舞。由於她的舞跳得極好，幾乎完全是她在帶著我跳。一曲告終，大班叫她轉檯，並且告訴她是原來送她進場的那位客人，要買票帶她出場。她起身向我稱謝告退。我忽然警覺到我的工作日期不多，既已順利地接近了她，必須快馬加鞭地緊湊我的工作過程。我於是把握住機會，請她第二天中午吃飯。

但她却說中午和晚上都已經有約會了，於是我只好說明晚再到舞廳來看她。

### 初次約會編造身世

第二天晚上，我換了另一套新買的西裝；晚餐後，時間還早，先去大光明看了一場電影。散場出來，才九點多一點。在靜安寺路大陂方步，流覽街頭夜景。心中在盤算着今晚和雅萍見面時應該講些什麼，才有希望得到她初步的好感。等走到「百樂門」舞廳，剛好十點正。巧的是我昨晚坐的一張椅子，此時正也空着。我坐定後，招來昨晚那位大班，問他雅萍來了沒有？大班告訴我說她早就來了，並且還問到我呢。我要大班立刻去叫她來坐椅子。

她今天的裝束打扮，比較昨天淡雅些，身上穿的是一件黑色呢料的旗袍，外罩一件湖綠色的短毛線衣，臉上仍然是薄施脂粉，耳朵上戴着卍字形的金耳環。如果用抽象的字句來形容她此刻的儀態，我想沒有比「高貴、大方、秀雅」幾個字更適當了。

爲了掌握寶貴的時間，在跳了一支舞以後，我又提出第二天的約會。這一次她沒有拒絕，而且可以說是欣然同意。她把時間訂在下午一點鐘，地點是霞飛路一家白俄開的D D S咖啡館，節目是吃西餐和看電影。

這天晚上，我回到新亞大酒店，洗過一個熱水澡，入寢時已將近午夜。上床以後，想着雅萍的事情，怎麼也睡不着。戴先生給我工作期限是十天，現在已經過去了一半，雖然我已與工作對象接觸過兩次，而且又有明天在一起時間較長的約會，但還沒有進展到登堂入室的地步，從何去發現那封「密件」而竊取到手呢？最後想到一句古諺：「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着急也沒有用

處，今晚必須要有一個酣暢的睡眠，明天才可精神贏得一次成功的約會。想法一有了改變，不久便酣然入夢了。

翌日中午十二時過後不久，我便前往D D S 咖啡館，選擇了一個比較僻靜座位。這時客人不多，而大半都是外籍仕女。時鐘剛指到一點五分，伊人便翩然蒞止。她今天的打扮，又是一種風韻，與前昨兩晚迥不相同。脂粉略為濃些；一件茄紅色的呢料旗袍，裹在她那形態苗條曲線優美的胴體上，美艷無比；兩肩披着一件淺灰色的春裝短大衣。當她走進餐廳的一刹那，頓時引起了全場顧客的注目。

在進餐的前後，我們閒聊了好一陣子，除已將我所編造的家世情形告她以外，其間重要而比較有趣的對話如下：

「張先生，我祇知道你貴姓是張，還不知道你的大名，你願意告訴我嗎？」她問。

「當然，假使妳此刻不提出來問我的話，我等下也會自我通名的。我的名字是張若水，若干的『若』，水火的『水』。」

「若水兩個字，倒是蠻雅的，有什麼特殊的意義沒有？」

「我原名『若虛』，別號『竹庵』，含蓄『竹本虛心』的意思。由于讀大學時追求一位女同學而遭到失戀的苦痛，心灰意懶，希望此後『心若止水』，不再『古井重波』，乃將『若虛』更為『若水』。」我像煞有介事的說。

「張先生，你還很年輕，未來的歲月還很長，怎能想到『古井不再重波』呢？」她似乎很關心地問。

「說的是呀，尤其是現在很幸運的認識了你這樣美麗高貴的小姐，很可能使我『死灰復燃』呢！」

就這樣地東拉西扯的閒聊，兩人都似乎很快。談着談着，已經是兩點半了，我們於是去

國泰「看了一場電影，散場，她婉謝了我送她返寓，她問我晚上還去不去百樂門？我告訴她晚上會去。

雖然祇是見面三次，却已漸漸地縮短了距離；尤其是今天下午四個小時的聚首，毫無疑義的大大地增進了彼此間的認識和情感。不過由於她還未曾將住址告訴我，在工作上仍然是不得其門而入，倒是有點顧慮的。好在還有四天時間，尚有迴旋的餘地，且走着瞧罷。

### 登堂入室接近秘密

皇天不負苦心人，機會終於來臨，而且來得有點出乎意外。當這一天的晚上我去百樂門後，坐候了一個小時，她才被客人帶進場，再過廿幾分鐘，才轉到我座位上。這時，她的步履不穩，兩頰微紅，好像是吃了不少酒似的。坐定之後，便一勁嚷着頭昏腦脹，口渴得很，要找茶喝。我問她是吃多了酒？她沒有答腔，祇是兩眼向我瞪視着。我對她說：

「看你樣子，好像不大舒服，何必上班？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吧。」

她聽了我的話，閉目凝思有頃，忽然問我：「你身上帶的錢够不够，請你買鐘點帶我出場，並且送我回家好不好？」

這在我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趕忙連聲應允，告訴大班我要帶雅萍出場。她要我先去門口等她，大約她要去和帶她進場的客人打招呼吧？五分鐘後，她有點踉蹌地走出門外；我雇好一部銀色汽車，等在門口，上車之後，她關照司機開往霞飛路一四一二號。

這是一棟高達七層的公寓，我扶着她上三樓，進入三二三號房間。這房子不太寬敞，一間臥室，一間起居室（兼作客廳），一間廚房，昆連臥室的是一間浴室連廁所。整層樓裏現在就只我和我兩個人，我扶她躺在臥室床上，替她脫去高

跟皮鞋，找到熱水瓶為她倒上一杯溫開水；她躺着休息了一會兒後才對我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你買票帶我出場嗎？今晚晚上帶我進場的那個客人，可能不懷好意，在晚飯時，盡力灌我喝酒。送我進場以後，坐下不久，又要帶我出場。我一時警覺，乃推托已經在下午答應別的客人今晚出場，他才無可奈何地跟着我跟你離去。謝謝你帶我出場送我回來，又那麼細心地照拂我，要不然的話，今晚我可能會遭到好大的麻煩。現在請你聽聽收音機，我去洗個澡。等我停當之後，你再回去好嗎？我本用有一個女傭，前天因為她母親生病回浦東去了。你第一次到我這裏來，就碰到我這副狼狽樣子，沒有好招待，真不好意思。」

她沐浴完畢換了睡袍出來，時間已近午夜，她有點嬌弱不勝地又復倒向床上。一會兒，從她手提包內，取出一串鑰匙，指出內中一枚叫我開五斗櫥右邊抽屜，取出一個內貯安眠藥片的小瓶子遞給她。就在這個時候，我赫然見到一個牛皮紙中式信封擺在抽屜裏面，封面朝下，背面朝上，上下封口處，都打上了火漆。我為了趁機多看一下抽屜內的秘密，故意站在原地不動而向她說：

「抽屜中這麼多的大小藥瓶，可見妳平日的健康不太好吧？」

她嘆了一口氣說：

「一言難盡，說來話長，等將來我們交情深一點的時候，我再慢慢地告訴你，現在請你把安眠藥片倒兩片給我。」

五斗櫥就擺在床鋪的左邊，距離很近，她的目光又叮對我，雖然我發現了目的物，但却無法到手；只好關上抽屜仍然鎖好，將鑰匙交還她放在手提包內。我饒她吃過兩片安眠藥片後，又為她打開床頭小燈的開關，關熄了起居室和臥室的大燈，便向她告辭，並答應她明天上午十二點左

右再來看她。同時告訴她住在新亞三〇九號，要是明早仍感覺不大舒服的話，可以打電話給我，我來陪她去看醫生。

由於宵來遲眠，翌晨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了。正準備起床盥漱，忽然電話鈴響，接聽之下，才知道是雅萍打來的。她告訴我上午要出去辦點事情，十二時趕不回來，她身體已經好多了，要我不必去她那裏，下午五點到昨天吃中飯的D D S去飲茶談天。

### 將她一軍再往香園

到時我依約前往，她已先在。今天她未施脂粉，面容略顯憔悴，但精神已較昨晚好多了。

在她去打電話的空隙時，我心想，戴先生還有三天便要回上海了，我的任務還未達成，再不設法下手，我將無法交代，我必須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了。等她打完電話回來，我便問她願不願意在明天晚上和我一起共餐？她說：

「你昨天中午不是請我吃過飯了嗎？纔隔一天，怎麼又要破費呢？」

「我跟妳老實說了吧！明天的這頓晚飯，妳是非答應不可的，我有兩種理由作此邀請：第一，我已接到家父來電，命我儘早回去。第二，明天是我的廿八歲生日，我一個人旅店孤孤單單冷冷清清地渡過生日，那是多麼煞風景的事，在上海我只有妳這一個異姓朋友，妳好意思不陪我過生日嗎？」

「這樣的話，我當然答應你。不過這頓飯，應該由我作東，一來為你祝壽，二則為你餞行。」她爽朗地說。

「由妳作東我不反對，只是你要接受我一個要求，那就是不要上館子多花錢，要在妳家裏由妳自己下廚做兩樣拿手小菜，讓我享享口福。妳告訴過我，妳的原籍是湖南東安，東安鷄是天下聞名的，你總該會做吧？」

「好吧！一切依你，你認為滿意了吧？不過，我家女傭還沒有回來上工，要不然，明天會攪得我手忙腳亂的。」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我們分手時，她說今晚不去百樂門上班，因為明天一早要趕到市場去買小菜，要我明天下午六點鐘去她家。

第二天的下午我準時出現在她公寓門前，按過電鈴，出來開門的是個十六七歲小姑娘，大概就是她的女傭吧？

我進門之後，將手上帶着的一束康乃馨花和兩盒巧克力糖，交給了女傭。走進客廳，首先觸入眼簾的是客廳中央一張小型長方桌上，放着一個相當大的蛋糕，四圍插有很多小紅洋燭，剛好廿八枝。蛋糕上還綴有兩行小字，上款是「恭祝竹哥生日快樂，長壽健康」下款是「萍妹敬賀」。看後使我滿懷高興，也頗為感動。轉身走進廚房門口，我謝謝她為我準備的蛋糕和忙着在辦生日晚餐。她正一心顧着做菜，不能出來陪我，要我收聽無線電，並且告訴我再有半個鐘頭便可開飯。

我扭開收音機，播出來的國語歌曲，是周璇的「天涯歌女」。我故意將音響開得大一點，一面搜索室內，想找到她的手提包，取出五斗櫥抽屜鑰匙，乘機下手。怎奈到處找，都不見手提包的踪影，這時雅萍雖然在廚房裏忙着，但那女傭人却不時進出於廚房、起居室、臥室之間，我怎能翻箱倒篋的去找手提包呢？

### 柔情軟語疑真疑幻

一會兒雅萍由廚房走出來了，穿的是藍色大花格的短襖和長褲，腰上繫了一條白色的圍裙，頭髮略顯蓬鬆，腳上穿的是一雙繡花拖鞋，雖然未施脂粉，臉頰上還是白裏透紅，光艷照人。她說：

「讓我去洗手換衣服，等會兒再談罷。」

不多一會，雅萍由臥室走入客廳，臉頰抹上一點面霜，身上換了一件水紅軟緞週邊綉有小朵桃紅色梅花的長旗袍，腳下穿的一雙紅緞繡花便鞋，笑盈盈握着我的手，口裏道着：

「祝你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生日快樂，旅途平安。將來事業成功，家庭美滿。」

一連串的祝詞，使我覺得非常欣悅，更感到有幾分驕傲。紅燭、蛋糕、鮮花、美人、春的氣息，和那高雅整潔的客廳佈置，構成了一幅極為絢麗的行樂圖，假若人生真像戲劇的話，這該是我一生中不可多見的喜劇高潮吧？尤其是這一齣喜劇，不是扮演在大庭廣眾之中，也非出現於家人親友之間，而是面對着一位相識不久美慧雙全更又柔情似水的妙齡女郎。何況，最重要的，我還肩負着戴先生交給我的那項極重大的任務正等待着我去執行呢！

接受過雅萍的祝福之後，我倆相將就座。她舉起斟滿了一杯的白蘭地酒，臉上浮現着真摯的笑意，向我示敬，我毫不猶豫地舉杯一飲而盡。使她略感驚異的是我的酒量和豪爽，她也欣悅地照乾不誤。繼之，我先將她面前的酒杯斟滿，自己也加酒，然後舉杯向她道：

「謝謝你對我的祝詞，更要謝謝的是你對我的一番盛情。現在，我借這杯酒，祝你健康愉快，青春永駐。」

她聽完我的祝詞，便將我手擎著的酒杯，接過去飲却一半酒，然後將剩下的半杯酒，拿起來交給我，要我乾杯。我自然是欣然從命。但在我內心裏，忽然引起一團疑雲，今晚的宴飲，是我為我「祝壽」，並非是「合歡」之喜，為什麼要用這種「交杯」式呢？難道這是她對我的某種暗示嗎？接着，她喚女傭取來一把刀子，要我先切蛋糕。我說：

「不要忙着先吃蛋糕，讓我空着肚皮多享受一下你的拿手好菜。同時，讓我多多欣賞一下那



寫在蛋糕上的兩行字句」。

「傻瓜，其實蛋糕上的兩句話，早已寫在我的內心深處，它是永遠永遠切不掉的。你何必在乎這有限的一時片刻呢？再說，按照西洋禮俗，也是先切蛋糕，然後再開壽筵的。我們切開後，少吃一點意思意思吧！」她笑道。

甜甜的笑靨，甜甜的私語，使我有幾生修到的感覺。我開始用目光掃射一下擺在桌上的菜餚，一盤東安鷄，白嫩的鷄塊，配上紅椒青蔥黃薑，味雖未嚼，單憑色與香，已經引起我極大食欲；一盤洋蔥炒腰花，更是我平日最愛吃的。另兩樣是兩湖名菜「東坡扣肉」和「炒三冬」；最後上桌的，是「黃魚鹹菜大湯」。

### 心中是否已放下手

酒過數巡，看雅萍已有些微醉意，雙頰酡然，星眸斜睇，更顯出無限嬌媚。一會兒，她起身更衣，我命女傭撤杯盛飯，她竟予以阻止，意似更衣後，仍須繼續暢飲。在她入室更衣的時候，湧起我一陣思潮，既然她有意洗盥更酌，我何不趁機使她醉倒，找一機會支開女傭，我便可找尋鑰匙，打開五斗櫥右邊抽屜而求達成任務？想到此處，我頓然覺得非常樂觀，好像大功告成，不過是指顧間的事。但轉念一想，這種做法是不大妥當的，第一是她最近身體不大好，常鬧小病，我若將她灌醉，必定損害到她的健康，她待我如此深情厚誼，我怎忍心出此？其次，便是她的酒量，可能比我好，勸她多喝，我豈能不陪她同飲？恐怕到那時候，她未醉倒我却已入醉鄉矣，那還來得及趁機下手呢？假若僅僅苦勸她乾杯而我不沾唇，像這樣聰明而又很可能是女間諜的她，難免不會疑心我別有用心；果真如此，事情豈不更糟？這正反面兩面的思緒，在我腦際此起彼伏，深感難于抉擇。固然，我也明白，情報工作人員的道德標準，是要以達成任務為最高準繩，有時

候甚至只求完成目的，而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的。但這一「定義」，祇是對有敵意的對方而言；戴先生告訴過我的，也只是根據另一外勤同志說她可能是上海日本特務機關所利用的間諜，並沒有發現確定她為敵方間諜的證據。還有一項更大的理由是，當我與她幾次接觸之後，我便打定了主意，要在她事前事後都毫無察覺的情形下，完成我的使命。如果我能夠做到這樣地步，才可算是面面俱到。因為，假若她真是日方間諜，足見我的技能比她高明；要是她並非日方間諜，我可以和她繼續交往而無損彼此間之友誼。此雖屬於私情，但究無礙于公務。

約經十餘分鐘，雅萍自浴室走出，她瞥見原祇貯有大半瓶白蘭地的酒瓶，喝得剩下無幾，便命女傭再取酒來。我當時力加攔阻，並囑女傭即為我們盛飯。她說很久沒有這樣高興過，為什麼不讓她開懷痛飲呢？我提醒她小病初癒，醉酒有礙健康，並說出一「花未全開酒半酣」境界之美妙，才打消了她「不醉無休」的意念。

飯後，我們先去麥特赫司脫路的麗都舞廳。坐不多久，又轉去靜安寺路的仙樂斯。麗都的特點是面對着音樂臺一面嵌有全部玻璃的屏風鏡，在舞池裏婆娑的仕女們，可從這面大鏡子中看見自己和舞伴的形象，畫裏真真，別饒情趣。同時圍繞在舞廳四週的花園，也小有園林之勝。仙樂斯的優點，第一是樂隊最精；當時的樂隊，好像是「洛平」。第二是座位特別舒服，尤以左右兩邊靠牆的座位，與素心人相偎相倚，聽着那旋律優美的音樂，真是一大享受。我和雅萍坐在音樂臺左首的邊座上，很少下池共舞。她不時用那雙好像會說話的眼睛，向我含情脈脈地瞪視着，接着便是一聲嘆息，將嬌軀向座後一靠。看見她那種無可奈何的神情，我不禁惘然若失。我爲了要冲散她的淡淡哀愁，在言語上、在小動作中，表露出我對她無限的輕憐蜜愛，她才漸漸地顯出幾分

欣悅。祇是「歡娛嫌夜短」，當樂隊奏起「魂斷藍橋」的名曲，我們才知道已經到了打烊的時候了。走出仙樂斯大門，坐上出租汽車，直放霞飛路上她的香閣。到了三三三號門前，她竟伸出玉手，和我握別。口裏說着：

「一夜已深，我今天起早買菜，一天下來，現在真覺得有點疲倦，必須早點睡覺。你也累了一天，還是早點回旅館安憩吧！」

我爲了任務關係，不能不把握機會。我說現已夜深，街上喚車不易，讓我睡在客廳內沙發上將就過一夜，不可以嗎？

她告訴我走出公寓大門，朝右首方向不遠，在亞爾培路那邊有一家祥生汽車行可以雇車回去。她並且提醒我，不要忘了我們的相愛，只能停留在精神階段。她的話已說到盡頭，我再賴着不走也就沒意思了。

和雅萍約定明天中午再通電話，我們便再一次地握手告別，我在她右手背上輕輕地吻了一下，並祝她有一個酣暢的睡眠。

### 電影院中偷龍轉鳳

回到新亞酒店，沐浴後上床，久久不能成寐；反覆尋思日間與雅萍聚首宴遊的事跡，在私情方面，我是充分地享受到她所給予我的濃情蜜意，但在公務方面，我却依然是依然故我，毫無進展。掐指算來，戴笠先生由滬去杭已經八天過去了，距離十天期限，不過祇剩下四十八小時了。再不設法下手，只有甘認失敗。這是戴笠先生第一次交給我的外勤任務，必須力求成功，怎麼能够失敗呢？想到此處，我有點後悔，爲什麼不在壽宴對酌中讓她喝醉後下手呢？我竟爲了一時的憐香惜玉，而漠視了重要的工作。

但經過一陣冷靜的思考，往更深一層處設想，我又覺得無須後悔，因爲在沒有判明雅萍確實身份，及尚不了解牛皮信封中秘密文件的內容性

質以前，我不能以對待敵諜的手段來對待她。何況還多少有點時間，現在對於達成任務，並沒有完全絕望！最後，我下定決心，要在明天找尋機會，求取任務之完成。

翌晨醒來，已經鐘鳴九下，匆匆起身盥漱，用過早點以後，赴市場購備一些工作上必需的用品。將近正午，便趕回旅邸。十二點一刻接到雅萍的電話，首先她問我昨天晚上拒却我借宿，是否有點生氣？我在電話中答覆她，不僅沒有生氣，而且很佩服她平時感情豐富，有時却很理智。她要我馬上去她那裏共進午餐，這在我正是求之不得的。

半小時後，我和她對坐在她起居室內小桌上用膳。飯後我們並肩坐在沙發上閒聊。

我問她今天的節目怎樣安排？她預定的是先到「大光明」去看兩點半一場的「茶花女」；然後帶我去靜安寺路同平路附近的「飛達」飲咖啡；晚飯在「陶樂春」吃四川菜；餐後去法國公園散步。最後一個節目，當然是伴她去百樂門上班。

我們閒聊到兩點鐘便動身去「大光明」影院。當電影映到男主角「亞蒙」的父親，親赴女主角「曼麗」香閣，勸求她與兒子絕交，「曼麗」強忍着內心苦痛而故示與「亞蒙」決絕之時，雅萍深為感動，頻頻以手帕拭淚。這時我從口袋裏掏出新買的浪琴煙盒，取出一枝茄力克香煙，送至她手中，並將煙盒上的打火機，為她燃火。我隨手接過她手中拿着的手提皮包，並且向她說：

「我最近才學吸煙，又沒有癮，這隻浪琴煙盒，不大用得着，還是送給你作一個紀念吧。」隨即打開已經握在我手中的手提包，將煙盒放入裏面。約計十分鐘左右，我將手提包交還她的手中，起身如廁。回到座位之後，我見她又在我找取手帕拭淚，乃又趁勢取過手提包，代她握置身邊。

電影散場，我們去「飛達」咖啡店。這時候顧客寥寥，我倆選擇一個比較僻靜的座位，坐下來要了兩杯咖啡和兩份熱狗。談談笑笑，兩情款洽，好像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我們兩人，是誰也不存在似的。

我偶然看一看腕錶，已經快到六點了。我問她是不是現在就去吃晚飯？她招來女侍付過賬起身便走。到達「陶樂春」坐定點菜後，我問她上海這麼多中西餐館，為何獨選中這家「陶樂春」呢？她笑笑說：

「你不是告訴過我，你在此地聽見客人們說到我，而才去百樂門專誠拜訪我的嗎？我現在帶你來此地吃飯，讓你聽聽看有沒有客人再給你介紹一位小姐，也好讓你多結交一位女朋友呀！」

儘管她帶我到陶樂春是有意開我玩笑，這頓飯倒是吃得非常愜意。因為四川菜很合我的胃口，況又有雅萍相伴，形影不離，尤其是在工作上我已邁進了一大步。

### 戴將軍又送來指示

餐後要侍者為我們叫來一部祥生汽車，依照原先排定的節目，直向法國公園駛去。這時已萬家燈火，公園的遊客稀疏，我倆坐在池塘邊的青草地上，望着池塘中月光倒影，水波瀾瀾，週圍寂靜。我緊偎着雅萍身旁，蕩漾微聞，昏然欲醉。我正開口想要講話，她忽然向我搖頭，並將右手食中兩指，放在我的嘴上，意思是要我好好地領略這迷人的夜景，不要用聲音來劃破了這幽美的寂靜。

我倆就這樣默默無言地偎倚了約半個小時，由于春寒料峭，又復夜涼似水，我怕她因此而着涼，乃提議即時送她去百樂門進場。她亦了解我對她的體貼，領首同意。

到了百樂門，坐下不久，才跳過兩隻舞，她便要我獨自離去。我問她什麼原因？她說免不了

等下要轉櫃子，怕我看見她和別人親熱，心裏怪不舒服。當她親自送我出門，我問她明天如何會面？她要我中午在「新亞」等她電話。回到旅館，已經是將近十點鐘了。正擬解衣沐浴，忽然有人叩門。心中凜然一驚，立即從衣櫃裏取出美製三號左輪手槍，握在西裝外衣右下口袋內，一面用左手打開房門，進來的却是上海區部的一位女交通同志，她交給我一封戴笠先生自杭州帶來的信件。與這位女同志略事寒暄，她便辭去。我拆開信件，內中係戴先生親筆對我的指示：

「修元兄：此間事務已完成十之八九，惟弟仍須三四天後始能返滬。行前囑兄進行之工作，未悉進展如何，此事必須以智力技巧達成，不可魯莽從事，尤其要注意本身感情之控制，以免招致精神上之困擾為幸，特此函達，祝兄成功！並問近好！笠弟手啓。」

看完這封信後，我感覺有兩點值得欣慰。一則是在雅萍為我慶祝生日的餐席中，沒有使用灌醉她而後下手的方法，恰正符合戴先生「不可魯莽從事」的原則；一則是戴先生尚有三四天才回上海，限期增加了兩三天，使我可以從容展佈，更易達成使命。

第二天上午，上街轉了一趟，辦了一點事情。剛回到旅館，還不到五分鐘，便接到雅萍的電話，問我決定行期沒有？今天要不要會面？我告訴她行期還未確定，最快也在三四天以後，今天希望和她見面，要她約定時間地點。正在電話中候她答覆的一刹那，我忽然計上心來，對她說：

「你的菜，燒得不錯，還是晚上到妳家便餐吧，不過菜蔬要盡量簡單點，不要太費事和多加錢。」

她滿口答應，並且要我四點左右便去。下午我準時前往，她又是繫着圍裙，正在廚房裏忙這忙那。女傭為我開門之後，也進入廚房，好像是在洗菜。我獨坐在客廳單人沙發上，用眼光四處

張望一下。特別注意到那由客廳進入臥室的距離，以及有人由起居室輕步走向臥室，是否會引起廚房中察覺。此時那位女傭，仍然是穿梭來往於廚房起居室臥室之間，當然無從下手。到五點鐘時大約是雅萍已將菜餚洗切配合停當，只待開飯前下鍋炒羹，所以她抽空來起居室陪我閒話，並且告訴我今晚有些什麼菜，還保證我一定吃得很有趣。我們聊不多久，又忙聽過幾張唱片，她再看錶已經是五點半了，便又忙著下廚做菜。我再也不能失却機會，故意走到廚房門前，問雅萍家中有什麼酒，她說有的是白蘭地和威司忌兩種洋酒。我說洋酒太烈，我想吃點紹興酒，我取出一塊錢，支使女傭上街去買兩瓶紹興酒來。我將女傭送出門外，在隨手關門之後，便蹣跚走入臥室，只費不到一分鐘的功夫，便順利地取到了我所需要的東西。我走出了臥室，再走近廚房，問雅萍到底弄的是那些好菜，我說聞到香味，已經是饑涎欲滴，讓我先看看不行嗎？她一面炒菜，一面向我高叫：

「你不要進來呀，廚房太小，多一個人礙手礙腳，而且油鹽味也不大好受，馬上就要端在桌上給你品嚐，你何必急着要看呢？」

### 終於取得牛皮紙袋

其實，我那裏是要看什麼菜，我是故示鎮靜地和她搭訕，同時察看她有沒有發現我去過臥室？結果我看她的神情，好像毫無所覺，我才安心地等待着大快朵頤。

飯後我托辭有一個屬於生意性質的同鄉約會，吃過水果便起身告別。告訴她晚間如果有空的話，也許會去百樂門看她。

回到新亞酒店，關好房門，忙不迭地取出那個費盡心機，終於到手的牛皮信封仔細地看一看。在背面的中間上中下三處各有鮮紅的火漆蓋在上面；信封的正面，在書寫收信人姓名的中間欄

內，寫有「密件託存」四個鋼筆字，字跡並不娟秀，好像並非出自女人手筆。裏面究竟貯存的是什麼文件，須待戴先生回滬，呈交他親自拆閱，我不能隨便啓封的。算算日子，恰好是第十天完成此一任務。現在，我倒希望戴先生馬上回來，以便早點揭曉。同時，假若信封內的文件不關緊要的話，最好是恢復原狀讓我設法放回雅萍的五斗櫥裏，使她毫無警覺，而求達到間諜工作的最高效果。

還好，兩天後戴先生便由杭州乘早班快車回到上海。我接他下車後，便驅車亞爾培路一位姓陳的同志家裏，戴先生下榻該處，不再回住新亞酒店。他休息了不多一會，將我叫進他的臥室，問我工作情形怎麼樣。我簡略地報告了整個工作經過，便將取到的牛皮紙信封，雙手遞給他。他接過去，先看正面的字樣，再翻看後面的火漆，便放在他的寫字檯上，沒有馬上用工具拆開。我有點奇怪，為什麼這樣重要的信封，不即拆看它的內容呢？我當時報告他：

「這個信封，我是前天晚上得到手的。我不便擅自開啓，要等戴先生回來，呈給您親自拆看。現在為什麼不打開看一看呢？」

戴先生答覆我：

「知道了，現在我有要緊的事，馬上要出去。你在晚上七點鐘到這裏來吃飯，我們再來研究好了。」

他正拿起呢帽，準備出門。又轉身向我補充了幾句話：

「你這次任務達成，成績很不錯，我很滿意，將來也可以負責外勤工作。其餘的話，我們晚上再談，再見。」

### 原來她就是燕小姐

等到華燈初上的時候，好戲終於揭幕了。我于六點三刻便到達陳公館，這時戴先生還

沒有回來。等到七點十分，戴先生回來了，走在後面的那個高高個子年約卅歲左右的青年，戴先生向我介紹說：「這位是上海區的外勤孫同志。」他又將我的真實姓名向那位孫同志介紹。大家在客廳坐下來，戴先生看了一下手錶，回身問孫同志：

「燕小姐怎麼還沒有來？你去我房間裏掛個電話催一催看。」

我心中在尋思着，是那位燕小姐？最近幾次戴先生來上海，都是我隨侍工作，在他的來往人客中，以及公事信件中，從來沒見到有位姓燕的女性，也許是上海區新吸收的女同志吧？

孫同志打過電話，出來報告戴先生說，燕小姐已經由家裏出來了，大概快要到了。果不其然，孫的話剛講完，門鈴在響，孫同志趕忙走出迎接。遠遠望去，進來的是一位衣着樸素舉止端重的少女，等她走進客廳，仔細一看，嚇我一大跳，所謂燕小姐也者，竟是我所混旬日美態可愛的雅萍。她一看到我，起先也為之愕然，稍後便雙眼瞪着戴先生，大約她的意思是：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戴先生察覺到我和萍雅的神情，馬上開口說：

「你們不要緊張，我先和你們講一句話，今晚在座的，是一家人，沒有外人。下午我跑了好些地方，現在肚子有點餓了。我們先吃飯罷！飯吃過，再和你們好好談談。」

到了此刻，我簡直是「丈二金身，摸不着頭腦」，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她是百樂門的紅舞女，又可能是日本特務機關的女間諜，一下子又變為本局上海區的女工作同志。好在我們的領導人就在身邊，這一齣戲，又是他親自導演的，等下，自然便見分曉。居停陳先生伉儷，有應酬外出。在餐廳裏用膳的，祇有戴先生和我們一共四人。席間雅萍低垂粉頸，不時拿眼睛瞄着我，好像有點驚奇，又好像有點害羞。



晚餐用罷，戴先生領着我們，走向客廳，要我們坐下。並招呼傭人，如有客人來訪陳先生時，可以告訴他，陳先生陳太太都不在家。等傭人爲我們送上了茶煙水果，戴先生便命他關上客廳門退出，沒有呼喚，不必進來。

戴先生首先指指我，向燕小姐介紹：

「這位是鄭修元同志，他是我身邊負責機要工作的，人很聰明精幹，平日工作也很努力。這次我因公去杭州幾天，我想試試他有無外勤工作技能，所以交給他一項任務，就是要他去竊取藏在妳臥室五斗櫥抽屜的一個牛皮紙信封。並且故意說妳可能是日本在上海的特務機關的間諜，好讓他提高警覺；他經過十天來和妳的週旋，終於達成了任務，成績不錯。」

這時，戴先生才去臥室拿來了那個牛皮紙信封，放在他沙發座位旁邊的玻璃茶几上面。雅萍就坐在戴先生右首沙發上，她一看見這個信封，便嚷着：

「戴先生，不對嘛！我剛才動身來的時候，爲了服用一粒藥丸，還打開過五斗櫥的抽屜，原由孫同志交我代爲保存的牛皮紙信封，依然放在原處，並未失去呀！」

### 掉包好戲當面拆穿

戴先生聽完她的話，便面帶微笑地問道：

「妳記得這個信封上有什麼記號嗎？」

她趕忙回答：

「我記得的，背面中間是上中下三處火漆，正面是孫同志在交給我的時候，用鋼筆寫上四個字『密件託存』。」

戴先生拿起放在玻璃茶几上面的信封，翻出正面，要她看看是不是就是藏在抽屜裏的那一個？同時戴先生向坐在對面沙發上的孫同志招手，要他過來看看。孫同志和雅萍不約而同地說出來，正是這一個信封並沒有錯。這時雅萍很詫異地

叫道：

「那麼現在放在我家裏抽屜內的那一個牛皮紙信封，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戴先生笑笑，向雅萍說：

「這就證明了修元比妳的技能，高出一籌，他用掉包手法，完成了他的任務，而妳還蒙在鼓裏哩？妳回去拿出那個信封看一看，就明白了。那個信封的正面，並沒有字跡，因爲修元在第一次打開抽屜替妳拿出安眠藥片的時候，祇看見蓋有火漆的背面，並沒有看見正面，所以在他的準備了同一樣式的牛皮紙信封時，只在背面照樣的蓋上火漆而沒有在正面寫上字跡。現在妳該明白了吧？在這次我訓練你們的課目裏，妳也表現了兩項優點，我很滿意，第一是妳能控制感情，雖然妳很喜歡修元，但一到緊要關頭，竟能強自抑制，『發乎情，止乎禮義』，這很難能可貴；第二是妳受孫同志之託，爲他保存這個信封，妳將它藏置在靠近臥榻的五斗櫥內，加上鎖，而鑰匙放在手提皮包內，隨身攜帶，片刻不離，總算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也是一項美德。不過『百密仍有一疏』，妳怎麼讓修元拿到了鑰匙，打開了抽屜，取走了信封，等下妳自己問他好了，這樣可以因此而增長一點工作經驗。」

戴先生說完上面一段講評似的訓話，拿出兩百塊錢，交到雅萍手中，說是發給她和我們兩人的特別費，並且放我一天假，明天不必辦公，我們將要離去時，戴先生又對我和雅萍說：

「修元後天要同我回南京，燕冰同志妳也應該將在上海的事務，告一段落，快點轉回北平，不久我會給妳一項更重要的新任務。修元在上海只有今晚和明天一天的時間，你們兩人一道去玩。還有，這個作過訓練工作道具的牛皮紙信封，也送給你們留着作爲紀念好了。」

戴先生對待幹部，真是太好了，當你擔負的某一項比較重要的任務完成之後，他總會給你幾

天假期，還會發給一筆數目不太少的特別費，讓你休憩幾天，輕鬆一下，調劑精神。假期過後，自又會振作精神，去接受下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在感情上，可以深得人心；在工作上，自不難發揮高度效果。

孫同志向戴先生告退，又與我和雅萍握手道別，然後先自離去。我倆也跟着向戴先生鞠躬，道過晚安，便相將走出。

### 最後約會最後紀念

一腳剛出陳宅大門，雅萍便飛也似地一個人向街邊疾趨，我幾乎是用跑步在後面追趕。不多幾步路，我追上了她，用手抓着她的右臂，不讓她一個人奔跑。她竟圓睜杏眼怒顏相向。這時正好有一輛「雲飛」汽車停在近邊，有乘客下車付錢。我趕上前去，將雅萍扶入車中，問她到什麼地方去坐一下。她還在敲着腮幫子，不肯答話。我要車子開到霞飛路國泰戲院斜對面 D D S 咖啡館。

坐定之後，她好像餘怒未息。我低聲下氣地問她爲什麼生氣？她畢竟說話了：

「我辛辛苦苦，買菜、燒飯，做給你享受，陪你到處玩樂，你却做起我們自己同志的工作來了。你的任務完成，當然很得意；我失敗了，我的勛斗，栽在你手裏，你過意得去嗎？」

「雅萍！不，燕冰同志！請妳平心靜氣聽我解釋，等我的話講完以後，如果你仍然認爲我有不對的地方，請妳再給我指正好了。首先妳要了解，我和妳雖屬同志，事前却不相認識，戴先生交給我這一任務時，只說妳是百樂門的紅舞女，很可能是日本在上海特務機關的間諜，我那會想到妳竟是我們的工作同志呢？至于我要拿走藏在妳抽屜中那個信封，那是執行任務，並非對妳本人有任何損傷的意圖，例如，在妳爲我祝壽的宴席中，妳要開懷痛飲，我本可趁機讓妳酒醉，然

後下手，但是爲了顧慮醉酒會損害你的健康，我仍然極力勸你不要多喝，這不是足以證明，縱使那時候還不知道你是同志，我也依然對你有着愛護之意嗎？你又說到這次事件，我是成功的，你却失敗了。其實，你怎麼算是失敗呢？戴先生不也稱讚過你有兩項優點表現嗎？」

她聽完我以上的解釋，臉色由含怒漸漸地轉爲和悅。她又問我是用什麼方法在什麼時候打開了抽屜的？怎麼她對我一點可疑的感覺都沒有？

「你還記得嗎？我們前三天在大光明看『茶花女』電影的時候，我曾經替妳拿過一下手提皮包，又將浪琴烟盒放入手提皮包中，中間我又去過一次廁所，就在那幾個小動作中，我藉着電影放映不大明亮的光線裏，從妳手提包中偷偷地找到了鑰匙，去廁所裏將它的齒線描畫在日記本上，晚上去找到專配鑰匙的銅匠攤子，配了一把鑰匙，第二天在妳家裏等開晚飯的時候，我假裝要吃紹興酒，遣開了女傭，而用另配的鑰匙，悄悄地偷開了抽屜，將事前準備好的同樣在背面蓋有火漆的牛皮紙信封，換走了那一個孫同志託妳保存的信封，任務才算完成。」

講到此處，她忽然想起了那隻浪琴烟盒，從手提包裏取出來交還給我說：

「這也是你的工作道具，還給你，留着自己作紀念罷！」

我說這不是「工作道具」，是我在買來的時候，就準備送給妳的，若不相信的話，可打開蓋子看看。她將烟盒打開，裏面却已刻有如下的字句：「送給我最敬愛的萍妹

竹庵贈」

她看見這項題款，從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來有幾分感動的樣子，同時正式接受了我的贈與，將烟盒放回手提皮包中。

### 仙女一別音訊杳然

我問她回北平後的通訊處，她不肯告訴我。她還說，等回北平一年半載之後，設法與她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未婚夫解除婚約，然後要請求戴先生調她到南京工作或去杭州訓練班受訓，那時自會來找我的，要我目前不必與她通訊。同時她告訴我，她不久以前，才在北平參加我們的組織，她的任務，是偵查一位日本大佐在平津一帶的活動。約在半年前，該日本大佐調來上海，她便奉派來滬，繼續偵查，並以在百樂門伴舞作掩護。最近該日人又調離上海，所以戴先生命她仍返北平。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和她在她公寓門首依依惜別之後，從此再也沒見過她了。

在抗戰前的一段歲月裏，每逢平津工作同志晉京公幹，我常向他們打聽「燕冰」的踪影，結果總是失望。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抗戰勝利還都後，我接長軍統局改組後的人事處長，在幾萬同志的名冊中，也查不見「燕冰」的名字。有時翻檢平津各公祕單位同志的卡片，也沒有發現過她的照片。她就像神話中的仙女一樣，驀地而來，倏然而逝。留下的，只是我對她長年無盡的相思。

# 拉丁美洲見聞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二)瓜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薩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五)尼加拉瓜暴富記。(六)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七)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八)巴拿馬的食肉蝶。(九)波哥大歷險記。(十)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二)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三)聖保羅的僑情。(十四)海灘、足球、森巴舞。(十五)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六)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七)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十八)黑人島——海地。(十九)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